

1 死亡的文化、生命的文化

過去六十年來，中東慘遭戰爭和派系仇恨的火焰吞噬。在我過去短短的人生中，由 1967 年的六日戰爭開始，我經歷過四場大戰。這場戰爭打開了暴力的防洪閘門，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鄰國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1973 年的贖罪日戰爭 (Yom Kippur War) 最先為我的心靈帶來嚴重創傷。我住在敘利亞的拉塔基亞 (Latakia)，那裏持續三天遭受以色列轟炸。我家附近有多個大油庫，全都焚燒起來，晚間頓成日間。當我聽到頭頂上有轟炸機飛過，隨即發生爆炸，我的房子因而搖晃起來。我猶記得每晚有數小時坐在母親的大腿上，我因恐懼而顫抖不已。空襲警報的聲音往後仍刺透我心，使我不寒而慄。這場戰爭後的數年間，以色列不時發動空襲，使驚恐的感覺延綿不斷。

我從小到大都是基督徒，自幼便想受訓成為牧師。我在 1981 年，十七歲的時候，前往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在黎凡特 (Levant；即西方稱呼的近東) 唯一的新教神學院修讀。黎巴嫩在 1975 年已爆發內戰，我當時不曉得在內戰期間生活實際上是怎樣的一回事，但我堅持要去。我從 1981 至 1989 年在貝魯特生活，那七年徹底重塑了我的性格。在整段時間內，我的生命與死亡只有咫尺之隔。我們輪流在接待處站崗，守衛學校。我記得有一天，兩個重裝的民兵戰士進入學校。他們正在撤退，想走過學校的地面，然後通過後門離開。當時，我與一位較年長的黎巴嫩學生在接待處工作，我們堅決阻止他們，並要求他們從原路離開，否則其他民兵部隊很可能會帶着手榴彈追捕他們，然後校園便會

成為戰場。那兩個戰士大可殺掉我們，但我們請求他們不要危害那些躲在學校地庫裏的人之性命，那裏的人為數不少。最後，他們被勸服離開。

我相信許多人回想起學校和大學的日子，都有非常快樂的回憶。他們在寧靜安穩的圖書館休閒片刻，或在那裏讀書溫習。我們的實際情況卻全然有別，我們要爬進圖書館取書，因為狙擊手監視每個窗口，沒有人可以確保真正的安全。我初入學時，其中一位同學正正被狙擊手的子彈射進腦部身亡。

一旦戰事在神學院周圍爆發，我們會衝入地庫，並留在那裏，有時長達一周或十天之久。我們依靠非常有限的食物和水維生，等待戰事完全結束。每場戰事完結後，我們便會從地庫上來，而第一個問題總是「今次哪個民兵部隊控制我們的地區？」我們在不同時間被德魯茲民兵（Druze Militia）、穆斯林遜尼派民兵、基督教長槍黨（Christian Phalangists），甚至是國家敘利亞社會主義黨控制。1982年，在以色列佔領貝魯特期間，以色列的坦克攻入我們校園的庭院，又將坦克炮管指向我們的校舍，因為那小隊以為地庫裏的人是戰士，而非神學生！

我多次看見教士把基督和童貞馬利亞的圖像貼在坦克上，並灑上聖水。在那場戰爭期間，我看見每個宗教都濫用他們的信仰。民兵部隊有政治稱號，但他們的身分固然也有派系特色。各派都相信他們是為自己在黎巴嫩的存活而戰，也為他們信仰的存

亡而戰。恐怖之處在於這些派系能夠說服無數的青年男女，相信他們是為正義而戰，他們的戰鬥是與生命的存在意義有莫大關係。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不僅濫用宗教，亦使宗教成為那場戰爭的必然因素，而這些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便得以保持方興未艾之勢。我看到這些情況，實在心痛。那些派系透過這個地獄來互相迫害和屠殺。迫害和屠殺愈多，民眾便愈相信這個戰鬥最終「至死方休」。在城市、市鎮、鄉村，平民百姓世代代互為鄰里，但忽然間，他們別無所求，只渴望滅絕每個在任何方面與自己迥然有別的鄰居。

我五至六年來未曾見過我的表哥，我記得當時自己由貝魯特西部前往東部，走過綠線 (Green Line) 去見他。我假裝在街上受傷，在救護車內蓋上褥子。因為若我被發現了，我的敘利亞口音會使我賠命。

如果宗教確實是這場戰爭最核心的目的，而近東神學院既要訓練整個地區的基督教領袖，又怎能矗立在貝魯特西部，即貝魯特所謂「穆斯林區」的心臟地帶？

我猶記得那場終極大戰。我們從風暴中走出來後，在校園內四圍行走，要看看戰後情況，並檢查校舍。破壞隨處可見，有一輛汽車在校舍二樓的露台上搖晃，而校舍就在我們身旁。房屋和店鋪着火，街上頹垣敗瓦，屍橫遍野，都是戰士和平民的屍體。但不知怎的，民眾總會在翌日盡力如常生活。

我在這「戰爭與死亡文化」的正中間，但不知怎的，我也經歷了「生命的文化」。這個文化生機勃勃，透過戲劇、藝術、書籍表達出來，是我前所未有的經歷。我和家人一起生活時，我經常對藝術和文化抱有興趣，但拉塔基亞的文化生活極為有限。儘管貝魯特戰火連連，我也開始參與文化活動和展覽，亦會去戲院。貝魯特曾有東方巴黎之稱，其大都會的生活方式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以及在該區難能可貴的自由，均呈現這是興奮刺激的世界，有待探索。在戰爭的時間、死亡的時間內，民眾總以各種方式擁抱生命。西方在兩次大戰正正有這樣的經歷，黎凡特也大概是。

在這段日子，貝魯特的新教教會走在一起，共同組織新的青年事工，以回應這場戰爭對年青人所造成的可怕傷亡。哈比布·拜爾德 (Habib Badr) 牧師 / 博士是我在近東神學院的老師和導師，他找我商量，想我帶領合一新教青年小組。這個小組在我的學院聚會，我比我所帶領的青年只大兩歲。我們一開始有五人，一起聚會祈禱，無所不談，尤其是那些由戰爭向我們迎面拋來、要我們去面對的議題——暴力、信仰、上帝。因着這個青年小組，我被迫跳出我的背景來思考，也要尋找方法與那些年青人溝通和組織活動。即使在槍林彈雨和戰火炮轟之際，他們依然習慣了逢周六前來。我們瘋了嗎？他們每周六下午虔誠地前來，使這個小組不斷增長，由五人增加至七十人。針對那圍繞我們的戰爭，我們締造了反戰文化 (counter-culture to the war)。我們舉行公開討論，探討基督教與暴力。我們甚至能夠出版該區第一本青年基督徒雜誌。

這一切驅使我在非常年輕的時候，便要思考上帝與生命、戰爭與死亡、廝殺與生存這些問題。我也體會到一羣年青人可以如何轉化過來，一起成為了不起的和平動力，為他們的環境和當下周遭的文化帶來改變。我為青年小組推動事工，使我開始對聖經和神學，甚至我的個人信仰進行新的詮釋。我一向在周二和周四上神學課，到了周六，我會把神學課變成為青年小組而設的講座。這個安排徹底改變我的想法。我去找其中一位老師——喬治·薩布拉博士（George Sabra），與他討論我將會講述的內容，他也會從旁協助，使我能夠把神學課堂演繹為轉化民眾的神學。

畢業時，我感受到這真是奇蹟。我在貝魯特七年，理應死過無數次，但上帝挽救了我的生命。自此以後，我覺得每天都是上帝的禮物；而上帝呼召我，要我宣揚我一直所渴望的和平。

很不幸，黎巴嫩內戰在敘利亞重現，於 2011 年爆發。我自己的國家也經受戰爭之苦，就是我在 1980 年代於貝魯特所經歷和害怕的內戰。時至今日，在新千禧的第二個年代，似乎甚麼也沒有改變，我們仍然有能力互相廝殺，兼且操縱上帝，在我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中利用祂。派系主義是黎巴嫩內戰的核心所在，繼而宗教被政治和種種意識形態所騎劫。在黎凡特，宗教似乎最能觸動人的神經。面對宗教，該區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不能自己。我們容許人們騎劫、操控、利用宗教，為了進行殺戮、發動戰爭、攫取政治權力。多年來，我一直思考宗教和派系主義怎樣深深影響我們的文化。上帝既賜給我們建立關係的最佳

模式——三位一體，我便要思考我們作為基督徒，對這個模式原來是多麼的無知。我們沒有勇氣在大眾層面處理這個概念，而是把它保留作學術課題。至於我們可以怎樣基於聖三的文化來建立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教會、我們的關係，則尚未討論。

我的自身經歷引導我走進一個旅程，從中理解文化及其發展過程。自古以來，在我所處的地區內，苦難和流血一直侵蝕百姓對文化的理解，流血事件不斷沖擦黎凡特。我想走出這個苦難，從而看見那個可以帶給我們盼望的文化模式。我又走出自身的經歷來思考，期望明白如何理解文化這個概念本身。甚麼是文化？我可以指出，最簡單的模式就是一羣人生活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而文化就是他們之間互動的結果。

假如我們以我的現居地英國為例，便可發現文化包含普羅大眾所用的語言和成語。政治架構亦然；還有文學、電影、音樂上源遠流長的創意；食物（如炸魚薯條）；行為上的細微之處，如在扶手電梯所站的位置，這都是英國獨有的。你若前往法國、美國、中國或印度，你會找到類似的東西，但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儘管我們共享某些元素，甚至彼此借用，但每個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的。英國的文化如何發展成這樣？這並非刻意的決定所產生的結果，而是因為民眾在多個世紀以來，在這片土地生活，他們可能在這裏出生，或選擇來到這裏，因而共同生活下來。在他們共同生活的過程中，某些傳統在有意或無意間建立起來，而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或被高舉，或被淘汰，最終形成今天所見的「英國文

化」。在未來的一百年裏，這個文化會再度改變，同時，大部分我今天能夠認出的事物也會保留下來。在本質上，不論民眾在甚麼地方，文化仍然是他們不斷互動的產物。

假如這個對文化的理解正確，那麼，我的想法和禱告自然會帶領我走到聖三那裏。我會在稍後部分詳細探討三位一體這個概念，但在這裏，我會說，三位一體就是上帝的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在同一個本質內，那就是愛。你若不太了解三位一體這個神學概念，那首先請放心，基督徒只相信一位上帝，而非三位！在我們所明白的「時間」開始以前，聖父、聖子、聖靈之間已彼此互動和共同生活，兩者會產生祂們自己的文化，這豈不是很清楚嗎？這就是我探索上帝文化的伊始。

我們若有信仰，就必須予以栽培，而增進我們的理解就是信仰成長的主要元素，惟獨如此，我們才可與上帝享有完全的關係。聖保羅形容信仰是不斷成長的事物，恍如人類般：「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還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能把你們當作屬肉體的，你們在基督裏僅是嬰孩。我用奶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因為那時你們不能吃。」（林前三 1-2）我們若希望與上帝的關係發展良好，便需要更認識祂。聖經是我們的信仰和信條的主要根源。我們需要明白聖經，也要對聖經持開放態度。我們若如此行，便需要明白三種文化，而我將會在本書逐一剖析。首先是**聖經文本的文化**，我們依賴這些文本來建構神學。我們都知道聖經不是一本「書」，而是「許多本書」合成的文庫，每本均有各

自的作者、背景、文化、受眾。理解文本的文化使我們得以正確地處理經文。我們運用聖經章節時，也要避免視之為機關槍內的彈藥。我們不要以為自己要做的，就是拋出一節合用的經文，便會「在辯論中大獲全勝」。聖經的作用並非如此。作者並非有意給我們一套編目，在其中載入一些關於真理的永恆表述，而當中的語句並沒有詮釋的空間，只能像法律條文那樣直接付諸應用。在這套「文庫」內，其實沒有任何一卷書能夠免受我們的審視、批判和詮釋。耶穌沒有親自寫過任何一本書——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如果祂真的親筆著述，我們就難免會被囚禁於這些文字之內。

第二種我們需要理解的文化，就是**我們本身的文化或多種文化**。我們要明白我們所活在其中的文化，這是極其重要的。比方說，我在敘利亞出生和成長，住在黎巴嫩八年，在德國住了近十年，時至今日，我在英國倫敦生活了二十年有多。每個地方都有本身的文化處境。我們需要明白我們在哪裏生活、我們是誰。我們需要明白我們的根，那是我們身分的核心所在，也要明白我們所活在其中的文化，以及我們在其中實踐信仰的文化。今時今日，我們所有人都具備多元文化。各宗教都相信我們有一個生存目的，也相信生命是有意義的。我若不明白自己的文化，又怎能明白上帝期望我在生命中作甚麼，並付諸實行？我們講道、宣講、活出福音，全視乎我們如何理解那個我們活在其中的文化及其基礎知識。

第三種我認為我們需要理解的文化，就是**上帝的文化**，這種文化幫助我們促使上述的兩種文化和諧一致，並產生互動關係。我們不能直接接觸到這種文化，而是要倚賴那個曾經親身經歷和生活在那種文化裏的人，那人就是耶穌基督。這個道理引導我們進入基督教信仰，那就是上帝藉着耶穌基督而成為人，並透過祂的生命和教導，揭示上帝自己的文化。

我們尋找和探索上帝的文化，便會從耶穌的生命和教訓中獲益良多。各樣美善、擁有一切價值和美德的事物，都是從這個文化傾流而來，儘管我們沒有把兩者拉上關係。在以下各章，我會帶你踏上這個旅程。我們會審視基督的生命、教訓、性格，從而呈現上帝的文化，也會揭示祂的信息如何影響世界。

牧靈系列

上帝的文化

在仇恨文化中播種復和的種子

作者 拿添·勒沙

譯者 區可茵

編輯 江程輝

設計 黎達賢

發行人 翁傳鏗

出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 寶華數碼印刷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三月初版

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版權所有

Pascere Series

The Culture of God

The Syrian Jesus – Reading The Divine Mind, Sailing Into The Divine Heart

Author Nadim Nassar

Translator Connie Au

Editor Kong Ching Fai

Design Lai Tat Yin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March 2021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 - 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 - 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1333.04

2m145

ISBN 978-962-294-927-0

Copyright © Nadim Nassar, 2018

Original Edition “The Culture of God: The Syrian Jesus – reading the divine mind, sailing into the divine heart” by Hodder & Stoughton Ltd.

Carmelite House 50 Victoria Embankment London EC4Y 0DZ